

芳草天

涯路

琼瑶

著



芳草天涯路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 新登字 172 号

芳草天涯路

琼瑶心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32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*

ISBN 7-5059-0925-8/1·657 定价: 5.25 元

内 容 介 绍

罗菱在潮湿闷热的地下室里不期而遇收获了少女的第一吻。对自己姗姗迟到的心灵颤悸，她既身心相与，又惶恐疑惑。童年的残梦秋雨般不时掠过她的心空，也差一点失去了这美丽珍贵的情缘。在一个骤雨新霁的动人黄昏，在初吻的“爱的小屋”里，他们终于破镜重圆……

目 录

1	六月茉莉	1
2	燃烧的城市	15
3	上帝的窗子	30
4	美丽新世界	42
5	神秘花园	57
6	无声的河	71
7	人群中游荡	85
8	婴儿般的容颜	98
9	不再等待天堂	116

(一)

六月茉莉

方豫国自小便以贪睡著称，今天起了个大早，方豫苓不免感到有些惊讶。

想到以前那个非要挨打才起床的小弟，如今已长成眼前这个高大的青年，方豫苓不禁感到时光流逝的匆匆。

时间是最无情的，人是否该把握住身边的一分一秒，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呢？

但心中仍是有那么多放不下……

这是一个明朗的六月清晨，天才朦朦亮，有一股淡淡的雾气弥漫在村庄四周，远处的阳光尚未探头，清冽的空气中散布

着夏日的气息。

方豫苓推开客厅的纱门，才刚走进院子，微湿的空气便使她为之一振，她抬头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顿时神清气爽了起来。空气不止是清新，更有着淡淡的花香夹杂其中，院子里的茉莉和玉兰正盛开着，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，还有各色的植物参差其间，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小型花园。

方豫苓愉悦的审视着她的庭园，每一朵花叶对于她而言，都像自己的儿子女儿般珍贵、她珍爱她的植物家族，而这些家族们也像与她灵犀相通般的回报她，所以不论一年四季，这都是个欣欣向荣的小世界。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

尽管方豫苓轻手轻脚的在院中除草、浇水，她的动作仍无法逃过听觉灵敏的“小黄皮”，在发现主人起身了之后，它在后院里枯坐了半天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开始用力的推起门来。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

打鼓似的撞门声不断，方豫苓只有叹口气，以最快的速度打开后门，为了怕巨大的撞击声吵醒全家，她把小黄皮脖子上的链子紧紧抓住，免得它兴奋过度，一下又撞开了前院的门。

小黄皮是条漂亮的大狗，只是性子急躁，全身松软的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两年前，方豫苓从前村的阴沟边把它捡了回来。那时它才像只老鼠似的，眼睛都还没长开，大家都认为活不成了，只有方豫苓仍抱着一线希望。

两个月后，方豫苓带着活泼的小黄皮上街，大伙儿都不敢相信那就是当初那只奄奄一息的小黄狗。不过，也并不是十分惊讶，无论动物或植物，许多没希望的都在方豫苓手中恢复了生机，而这也是众人所熟知的事实。

小黄皮围着方豫苓又蹦又跳，她虽然有些不忍，但仍喝叱了它几声，准备迎接一天的开始，否则她可能抗拒不了它的热情，与它在草地上共同嬉戏了起来。

但是今天不同于往常，早晨一起床，方豫苓便有些许沉重，一个常久以来的愿望已经有实现的可能，像一颗沉在水底的明珠，渐渐浮上水面，想到这里，方豫苓便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闪烁着另一道光芒。那是她以前只敢埋在心里，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。

昨晚，她收到高中同班同学刘蘅的一封信。

豫苓：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终于，我把硕士念完了，整整念了四年，好漫长啊！美国一切都很贵，早知道就在国内念了。花了我老爸不少钱，现在只好在国内努力工作还债，我现在在大学里当助教，想办法升讲师，知道你还在岷山家里帮忙，觉得有点可惜，我这里恰好有个工作机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……？

看完这封信，方豫苓整个人都变得有点呆呆的。许久以来埋藏在心底的渴望，终于如山洪一般涌向心头。

十年前，刘蘅和方豫苓是同班同学，同为全校最出色的学生，除了在功课上互争模拟考的第一名之外，方豫苓的毛笔字和刘蘅的体育，堪称文武双绝，风靡了无数少男，只是在高中毕业后，刘蘅顺利的考上大学，之后赴美，一路一帆风顺，就如同任何家境优越的男女青年，所有的获得都是理所当然，努力对他们而言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

命运对方豫苓而言，却是与刘蘅截然不同的。

高中毕业之后，方豫苓放弃了念大学的机会，留在家里帮忙。就这样，她和妈妈共同撑起了开在巷口的小吃店，共同负

责起一家五口的生活。

身为长女的她，自小便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。高二那年父亲过世之后，这个家，便成为方豫苓生活中最重要，也是唯一的部分。

阳光透过玉兰树的缝隙，斜斜的洒在院子里，方豫苓想到昨晚的那封信，丝毫未曾感觉到阳光的暖意，她只觉心思在翻搅，过去的梦想像万花筒一样，在她脑海中不住的沸腾着。

高中毕业那年，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，代表领取毕业证书。获知方豫苓不考大学之后，许多老师都为之扼腕叹息，甚至有人亲自登门拜访。

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大人的家，父亲过世，母亲住院。方豫苓十八岁，下面还有三个上小学的弟妹。

方豫苓沉溺在回忆之中，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不知道是怎么捱过去的，但是，现在一切都好很多了，两个双胞胎的妹妹已从专科毕业，弟弟也上大学了……

小黄皮发现主人在发呆，它把头钻进她的怀里，口中呜呜的撒着娇，方豫苓轻轻的抚弄着它的头，准备起身给大家准备早餐。

“姐！”

一个高大的青年从客厅里走出来，那是方豫苓去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——方豫国。

“今天怎么起来的这么早？”

方豫苓站起身，笑着：

“要出去吗？”

方豫国自小便以贪睡著称，今天起了个大早，方豫苓不免感到有些惊讶。

想到以前那个非要挨打才起床的小弟，如今已长成眼前这个高大的青年，方豫苓不禁感到时光流逝的匆匆。

时间是最无情的，人是否该把握住身边的一分一秒，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呢？

但心中仍是有那么多放不下……

“没有！”方豫国伸了个懒腰：

“今天不出去。”

小黄皮在他跟前撒娇，他顺手接过方豫苓手中的皮带：

“姐，我们带小黄皮出去走走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”方豫苓拍拍衣服：

“难得今天早上你有空。店里也不用做生意。”

星期天的阳光特别灿烂，方豫苓跟着弟弟，两人一狗静静的沿着村里的竹篱笆走着。

一路上，方豫苓和弟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牵牛花静静开放在各家的篱笆墙上，被大树影子遮蔽下的仍是露珠点点，暴露在朝阳下的却已蜷缩了。

平时两人总是有说有笑的，今天，没讲到几句却同时感到心头烦乱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方豫苓只觉一步沉重似一步，半晌：

“豫国！”

“姐！”

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叫出声来。同时抬头，不禁相视而笑。

“你先说！”

方豫苓拂弄被风吹落的发丝。看到姐姐白晰的颈子，方豫国不禁感到人真的很奇妙。

“你先！”

方豫国突然有些忸怩，原本已经构思好的一番话，如今却如骨梗在喉，吞也吞不下，吐也吐不出来。

“没什么！”方豫苓口是心非的：

“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店里的事。”

这虽然并非方豫苓的本意，但的确是她心中积压的事之一。

“喔？”方豫国有些意外：

“店里怎么样了？”

方豫国今年刚满十九岁，虽然尚未成年，但毕竟是家中的男孩子。在习惯上，方豫苓和母亲在做重大决定时，总是会先征询一下这个唯一的大学生。

“嗯……”方豫苓沉吟着，有些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方豫国似乎看出了姐姐的迟疑：

“我们到那边坐坐吧！”

方豫苓这才发现，两人已不知不觉的走到村子后头来了。顺着弟弟的眼光望过去，那是村中仅存的莲花池，池畔柳丝摇曳，像一片翠绿的帘子，飘荡在池水之上。

方豫苓坐在池畔的大石头上，一池的绿浮萍，衬着点点莲花，有的已合拢，有的却半开半闭，仿佛是美人睁着半梦半醒的媚眼，迟迟不肯睡去。

方豫国坐在较高的石头上：

“姐！你说吧！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。”

方豫苓笑道：

“这也是迟早的……。”

小黄皮安静的趴在草地上，头放在两支前爪之间，眼皮一

闭似乎要进入梦乡。

“我想，把店收了吧！”

还没有等姐发话，方豫国便以十分果断的语调做出了决定。

方豫苓被弟弟的话吓了一跳，她原本只是想找他商量而已。

这件事，一直在她心中犹豫，甚至于说或不说，她都无法决定。

方豫苓吃惊的看着弟弟成熟的侧面，忽然有一股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“姐！这么多年了。”方豫国捡起一颗石头，用力抛向水中。

石头无声无息的消失在厚厚的浮萍下，方豫苓想，它一定会直沉到池底吧！

弟弟的声音仿佛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：

“你一直在为这个家辛苦！”

方豫国不敢直视姐姐，他望着池水：

“自从爸爸去世之后，家就一直是你在撑着。妈身体一直不好，豫芬、豫芳又贪玩，店里的生意，都是你在照顾。”

他像在背讲稿似的：

“也该体息一下了。”

说完这些话，他站起来拔了支柳枝，含在口中。

方豫苓看到松了一口气的弟弟，不觉心里有点好笑。

虽然他已经上了大学，但毕竟还是个大孩子。

这番话他不知已经想了多久了，方豫苓想到这里，不禁眼眶有些潮湿。

弟弟毕竟是大了，能有这番想法实属难得。

“你为什么忽然有这种想法呢？”

方豫苓故作轻松道：

“我感觉你好像忽然长大了！”

方豫国脸红了，有些心虚的：

“其实这些话在我心里搁了很久了。”

他轻咬着柳树枝：

“我知道你一直无法忘情于念书。”

方豫国从小开始，便知道大姐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

自他上小学开始，学校老师便都以方豫苓为榜样来鼓励他。

而他和大姐足足差了九岁，事隔经年，他的大姐仍是使教过的老师都无法忘怀的得意弟子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真感到荣幸。

他觉得在老师的口述中，他们同样是这个小村子的传奇。所以他努力的追，直到他追上，而后超越为止。

方豫国觉得，他应该开始有能力让这个姐姐休息一下了。

“姐！有件事我想向你坦白。”

方豫国低着头，他实在无法在这个从小带大他的大姐面前隐瞒任何想法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方豫苓有些心不在焉，她仍兀自感动着。

“昨天，你收到一封从家里来的信，对不对？”

方豫国试探的。

“是啊！”

方豫苓心无城府的，随即皱眉：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封信是她在信箱里拿的，在此之前，家里应该没人看过才对。

方豫国有些尴尬的：

“那封信是我丢到信箱里去的，在此之前，不小心看到了一些。”

在拿到信之初，方豫国原本以为姐有男朋友了。从西滨来的，再加上刘蘅的字又豪迈杂乱，使他误以为是男孩子的来信。

禁不起好奇心的诱惑，方豫国拿起信封、对着光仔细的研究了半天。

虽然内容无涉男女感情，但却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
一向对事情不甚深思的他，下定决心这回一定要替姐姐做些事。

“什么？”

方豫苓惊讶的站起身：

“你偷看了我的信？”

小黄皮被忽然增加的音量吓得站起身，以为有坏人来袭，汪汪的兀自对柳树吠了起来。

“不是偷啦！”

方豫国紧张的抓耳挠腮，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：

“真的只是关心，我以为你有男朋友了。”

他手上紧拉住小黄皮的皮带，嘴里又急着解释，一时手忙脚乱，差点没摔得四脚朝天。

看到弟弟那副狼狈的样子，方豫苓的气已消了大半。

以往那个熟悉的小弟终于又回到了眼前，对于刚开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方豫苓实在有些不习惯。

池中的莲花都已合了起来，看来有些疲惫，不复夜间的娇媚温柔。

但是莲花明天仍然会再开的，而我呢？一个人的青春却是一生只有一回。

“姐！”

方豫国轻声走近：

“别生我的气了嘛！”

方豫苓其实并没有生气，只是一个新的想法逐渐蔓延开来。

其实那并非是新的想法，而是埋藏在意识深层的自我突然有些觉醒了。

方豫国仍惶恐的站在她身后：

“我知道你在西滨有个工作机会。”

许多年来，方豫苓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，小孩子对于自己重视的事物，往往有异于常人的观察力。

所以，从小方豫国便是方豫苓最忠实的观察员，她的一举一动，都逃不过小方豫国的眼里，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父亲过世之后。

他知道每回在夜阑人静之后，方豫苓常翻着以前的高中教科书，如同准备功课一般孜孜不倦的复习着。而脱下围裙，洗净油污沾满的双手时，她所拿起的是她以前最钟爱的毛笔，在孤灯下，一笔一划的练着自己最引以自豪的大小楷。

这些，他一直认为是他和大姐之间的秘密。多少年来，他期盼着和她共同分享。

“我也知道你一直还想再回到学校里去。”

方豫国望着姐姐瘦削的背影，无法克制自己心头的激动。

方豫苓回过头来，清瘦的脸庞已是泪珠点点。

“姐！”方豫国蹲下身。

“你生气了吗？真的很抱歉！”

他自责的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方豫苓伸手拂去脸上的泪珠：

“我没有生气。”

她被方豫国的细心深深感动着：

“我是太意外了。”

眼看小弟居然如此了解自己，不禁心头泛甜。

但双眼，仍是酸酸的：

“可是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。”

她破涕为笑道：

“人家不见得要我呢？如果要念书，这里也一样可以念啊！”

“不！”方豫国真切的：

“我希望你到西滨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方豫苓有些讶异，不过她倒想听听弟弟的意见。

“我知道我一直想到西滨去念书。”

方豫国极力纵愚着：

“你一直没到过西滨，不是吗？再加上刚好有个工作机会。”

“在大学里当助理，工作一定不会太重的。”

他知道以姐姐高中毕业的学历在这里找的工作可能会比较辛苦。

“这样你才有时间念书啊！”

方豫国得意洋洋的，一时有些忘形：

“你不用耽心家里的事了，一切有我在！”

他拍着胸膛保证。

“可是豫芬和豫芳呢？”

方豫芬一直担心着这两个双胞胎妹妹，店收起来之后，她们要到哪去？

虽然平时没帮上什么忙，但总是自己家的店，好歹有份收入。

“哎呀！你不用替她们耽心了啦！”

方豫国大笑：

“想替她们介绍工作的人一大堆，只是她不敢告诉你罢了！”

“听到店不做了，搞不好她们比你更高兴呢！”

对于这两个每天在店里帮不上忙的姐姐，方豫国实在有些不敢恭维。

目前店里的客人至少有一半是冲着这两姐妹来的，尤其在岷山这一带的军校，更是闻名遐迩，可以说到了近悦远来的地步。

不知怎么的，方豫国最近看那些苍蝇似的学生实在有些厌烦了。

豫芬和豫芳并非不想帮忙，只是有时真的被缠的有些分身乏术。

方豫芬笑了：

“那妈呢？”

她不知想说服自己或是说服别人：

“那妈怎么办？她身体又不好。”